

豫章叢書

第一四六冊

張

華

張

書

卷一百一十五

雪坡舍人集卷三十六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記

臨江陳侯生祠記

太史大山蕭先生以書來道渝之父老言曰渝之民
德陳侯之去已害也生爲立祠請記之予里人也言
之疑乎私子學春秋宜識褒貶以筆授子某再拜謝
不敢僭書三至又不致辭乃記維寶祐五年秋七月
部使者宏齋包公辟某人爲渝令意其嘗攝邑事知

民瘼也顧乃負所託先攝時已貪酷無善狀渝人曰
庶幾改之厥既至貪酷猶舊渝人始蹙頰相告曰推
之不去何古今皆是人耶老幼携扶愬之郡陳侯弗
忍民之困劾之朝卒汰去渝之人乃歌曰驅我虎逐
我狼虎狼去民農桑昔雪霜今春陽侯之德曷可忘
德之不敢忘乃相帥爲侯生立祠以祝侯貴且壽且
爲他日邑令勸戒噫郡而置之守邑而設之令皆爲
民也苟無大得罪於民民亦孰肯疾視其長使之必
不安其位哉藉守以劾令令去而祠以報守又豈以
此操制其上以爲令去留在己使後令惴不敢出一

語哉第其貪且酷迫於民肌膚不可與一日處故求
能去已害者去之也蓋亦甚有所不得已焉耳古癸
辛爲天下君虐我則讎猶不能遏斯民之怨且怒而
況君百里者哉驅逐於民宜也是不足爲勸戒乎今
夫天下之爲吏者貪酷聲相聞不思爲吾君愛養本
根動皆斲國元氣使知曾子出反之說庶乎懼而率
德改行焉則是祠之立方可勸戒天下吏不但邑也
或曰祠之爲勸戒信矣子記令某人隱氏名不書夫
曷足以爲勸戒乎曰是春秋微而顯之法也如是乃
所以爲勸戒陽虎竊寶玉大弓吾聖人不書曰陽虎

而書曰盜天下萬世孰不知爲陽虎哉今某人者蓋
生于文學政事之家人謂必佳子弟乃不念厥紹以
至于此今用春秋此法記之讀是記者必皆知其爲
某使某人得此記讀之亦將頽然赧而雨然汗也傳
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語亦曰惡稱人之惡
惡許以爲直記陳侯之德善善之長也泯某人之名
惡惡之短也又何必暴之白之稱其惡而許爲直哉
一念之克狂乃聖機渝之民始猶望其改之吾今也
終猶庶其改之也無能改於其德豈惟身辱家亦且
墜則是祠也不獨可以勸戒天下吏又可以爲此令

勸戒矣勸戒無所不至太史先生所謂春秋褒貶法
其在是乎吾聞陳侯治清江東吏嚴聽訟明鎮民靜
遇士禮刑期于無刑善政可記者眾是祠獨以去淪
民害立故他不書陳侯名曰強嘗位于朝爲登聞檢
院蓋退翁子云是年冬十有二月高安姚某書

豫章新建淨社院記

豫章胡君宏甫以書來言曰里有淨社寺乃古佛宮
也唐會昌時已有之山曰長樂寺曰長安久矣距宋
治平三年始賜今名中更兵而燬隆興甲申有僧曇
慧曇應者始復之煥於其舊曇應之徒曰了澄了涓

了洪皆克紹初復服今主寺僧曰覺傳者又了洪之
嗣也於瞿曇法外精黃帝歧伯書以活人爲佛事寺
之裝嚴者益偉傳老矣欲志其修復莫能自謁於宗
工是寺也某舊嘗游焉間賦之詩詩故在壁不能無
情也用代覺傳請於予願爲之記予復之書曰寺之
始末與僧之能子之書備矣焉用贅試相與述淨社
之義可乎夫寺之所以名淨社者蓋必合淨土蓮社
之名而名之也瞿曇氏言西方有淨土有蓮花凡皈
嚮其法者死必生彼土蓮花中以是說鼓動天下中
國人有樂其說者結集爲蓮社日誦佛名號以祈生

于厥土在晉陶淵明唐白樂天諸君子亦爲之以是
尊信日眾夫淵明樂天豈真不達死生晝夜之理信
此茫昧不可詰之說而幸生此身於蓮花者哉其意
蓋有在矣淵明之時溫裕強臣更擅而迭霸也樂天
之時牛李二黨爭傾而互軋也二公也自知不可以
有爲於斯世故一以彭澤折腰去一以香山退老歸
當時孔孟之大學未明無以自適其心晦其迹故混
身於蓮社寄情於淨土特託焉耳豈實以爲有淨土
之可遊蓮花之可生哉瞿曇氏說三乘其上乘高妙
者超然無所染著視所謂生淨土蓮花必曰幻化妄

想蓋心地淨明卽是淨土何必西方迥脫泥穢卽是蓮花何必淨土何佛非我何我非佛生之日誦厥名死之日冀生彼土佛學之高者固已默笑是說矣況吾儒乎吾儒之所謂淨者在書爲精一執中在易爲洗心藏密在語爲克己復禮在孟爲盡心知性所謂蓮者在周子之說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嗚呼此吾之所謂淨土蓮社者也夫宏甫吾儒之英其必然乎予之說苟然已其以是爲記

仁智堂記

金溪危侯季梁舊家於邑闔閭之南湫焉得閒壤距
其居百步前有溪溪上有池可魚有園可花竹且宅
於山水之要有曰翠雲嶺者有曰卓筆峯者有曰僊
山者嶒岷嵒奇踴秀躍則山之峙乎前者也有自
翠雲關而發者有自石眼泉而溢者有自白面塢合
流而來者逶迤委折自遠湊近則水之匯于前者也
危侯自糾廬陵歸始得以其俸之贏築堂以爲讀書
之地左竹右木嚮池面溪春則翠色蒨蔥練光繚繞
夏則濃陰四合陂澤如秋秋則木瘦潦淨月焉而益
清冬則水落石出雪焉而愈絕殆人間希有之境也

堂以仁智名雖取選詩卜此仁智居之語而究其本始則有自孔氏智者樂水仁者樂山之訓發之夫動而無窮者水也智之達於事理周流無滯者實似之靜而有常者山也仁之安於義理厚重不遷者實似之夫智者豈必不山之樂而仁者豈必不水之樂哉特指其動靜之似耳仁智四端之二人所同有本無所輕重其生質則有近於仁者有近於智者故其成也氣象似分焉如夫子則元氣不可名也如顏子則可以仁言矣如孟子則可以智言矣雖然仁者必智智者必仁不仁不足以爲智不智不足以爲仁非智

者不必有仁仁者不必有智也苟局於一不得謂之
兼體用矣紫陽夫子作精舍于武夷其堂亦名仁智
其詩曰雖無仁智心偶有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
日千里夫無古今者體也日千里者用也危侯其亦
有得於此乎性之仁其情之發爲惻隱性之智其情
之發爲是非充之則達德也危侯尹高安其治盜議
獄緩刑或以不快人意譏之侯曰吾非不能斷擊特
非辜而誤則不可耳此心也其是非之正惻隱之真
乎充乎此言則智仁之達德幾矣顏之仁孟之智可
希矣紫陽之仁智堂講道之堂也危侯之仁智堂亦

讀書之所也必有得乎此矣故記之

汲古堂記

豐黃君叔淵以汲古名其堂請以言記之將朝夕觀之以助其汲夫學有古有今今之學雨集之澮射鮒之谷也淺而不足汲汲亦易窮古之學其無庠之壑千仞之淵乎愈汲而愈無窮不汲則亦無繫於得喪汲之則停蓄不可勝用汲之古得一勺之潤亦賢於今學之無源者况汲之深乎雖然浩浩萬古渺無津涯載之者書書汗牛充棟不可勝窮讀之如望洋向若奚以汲欲汲盡知所用力也已古之人有汲之者

矣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顏子也任重道遠死而後已
曾子也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原者孟子
也後之汲古者能如三先師乎汲古之書當汲古之
道古之道通百聖而一源溥萬世而同澤也棄焉而
不學者未繙井者也學焉而不至者汔至井者也能
自脩者井之資也甘自暴者瓶之羸也汲古者必有
脩綆乎綆孰是曰志士志於道不至於賢且聖人不
止斯爲善汲雖然循序漸進可也毋一掘而求井

味書堂記

番陽洪君粹一扁其居堂曰味書俾予記之夫人莫

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天下之味眾矣孰爲正古之人有嗜芰者有嗜羊棗者有嗜芹者有嗜醯者有嗜茶者甘齒飴口之味疥癩腥魚之味熊掌豹胎之味不同也而均有味者焉書亦然味訓詁章句之學者有之味詩歌詞賦之文者有之味僻書異傳之記者有之味佛老清虛之言者有之味刑名術數之說者有之皆味也而皆未足爲天下之正縱味之亦獨味耳獨味者味之偏同味者味之正也雖然人之所同味而往往至於人所不味此日用飲食與聖人之書皆天下之正味而知味者皆鮮其以此夫聖人之於

書也易牙之味也天下皆甘易牙之味而易牙先得
我口之所同者也味不求於聖人之書豈其正味聖
人之書非味書也味道也味道則淡而實腴者也常
而實精者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得
之虛心而涵泳切已而省察茲味也其雋而永者歟
富貴之味易窮聲色之味易厭愈味而愈有味者惟
聖人之書耳聖人之書孰是曰六經六經之味何先
曰四書四書自何而入曰致知曰持敬知則能味矣
敬則常味矣番人多從紫陽夫子游洪君之外家至
今有寶紫陽之帖者源委有自來矣願毋雜以他味